

784.58
7708



徐錫蕃譯述

丹第小傳

1932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中國書畫史

丹溪先生

1988

上海書畫出版社

英國福林謔原著
南通徐錫蕃譯述

丹
第
小
傳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印刷
民國二十一年八月發行

◎ 丹 第 小 傳 (全一冊)
定 價 銀 三 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有 不 著 准 作 翻 權 印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天津 漢口 石家莊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杭州 溫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遼寧 吉林 長春 香港 新加坡

中華書局

印	印	發	譯	原
刷	刷	行	述	著
者	者	者	者	者
所	者	者	者	者
中	中	中	徐	英
華	華	華	錫	國
書	書	書		福
局	局	局	蕃	林
				謔

丹第小傳

原序

學問一道，和旁的事一樣，一時有一時的風尚；有多少說法，久已無人談及，一到了那個時會，不管有什麼歷史文件的證明，和常識上的商榷，不難復興起來。這本書裏面的事實，雖有幾個學者發生疑問，可是已經敘述出來，不過有幾個問題的解決，沒有依着所據的理由罷了。著者因為這書的性質所關，對於細微末節，和學者們紛紜聚訟的各點，故意從略；可是著者所要聲明的，便是這書裏未敢率爾加上結論，所載的說法，無論正確與否，係從著者多年研究而來。

丹第著作裏的詩篇，著者力避引到這本書裏來，因為意大利原文，和各國譯本，隨處可得。原來著者不經意著了幾頁書，他情愿刪去，換用

一種言論，庶幾可以協助學者們，學近丹第；著者爲讀者們的速成計，竭力想出易學的計畫，看過這一種計畫，庶幾可讀他的名著，名著裏的事情，這時恰可迎刃而解了。可是「欲速則不達」，必需自己研究，自己反省，纔能澈底了解，饒有心得。一千九百二十九年著者識

丹第小傳

目次

原序

第一章	俾阿特立且生存的時代	一
第二章	讀書和政治的生活	一六
第三章	丹第流亡以前及其後	二九
第四章	亨利第七執政的時代	四三
第五章	丹第的末年	六六

丹第小傳

第一章 俾阿特立且生存的時代

丹第誕生，適當時代劇變的時候。他誕生的地方，名叫佛羅稜且；這地方係意大利小小的城市，可是向來對於鄰近的城市，很占優勢；並於鄉居的一班采食的紳貴，控制的實力，日有增加。市民均有深切的宗教心，自負心，酷愛和平心，彼等愛和平的心理，儼然和現代國家相同，都覺得爲商業上起見，和平究比戰爭有利；所以對於危害的競敵，叛亂的鄰區，毅然從事爭鬥，毫無疑惑。他們的戰爭，乃爲獲得和平而戰爭，在這件事上辛辛苦苦，到丹第時代，已經過了一百多年了。彼時他們已組成許

多實業，成立許多市場，推銷生產，積聚富厚的資財。從此商人變成廠主和出口商人了，營業者變成資本家和銀行家了，此等金融的巨子，不免發生奢望，想一躍而登王侯，原來在這個城市中，有許多階級，許多黨派，這些階級和黨派，向別處同等的階級和黨派，結合交親：有富家的父母，生有社交雄心的人們，常將很厚的裝奩，嫁他們的女兒，給別處的貴族世家；也有富厚之家，將儲蓄投到別處的商業；甚至也有中落的華族，求婚到別處的富家。

在社會呈這等變化的時候，佛羅稜且真不啻一州的地位，因此牽入了政治爭論的焦點。這個地方和其他的城市無異，也是從封建制度的束縛，達到比較自由的地位。原來封建社會的分裂，成了許多階級，彼此爭鬥，經年累月；佛羅稜且祖助了某一邊，取得獨立的地位，從此對於在上的封建侯王，不似從前的忠順；可是這地方的封建貴族，仍然要求

援助己身的特權，結果，市民對於這種貴族，不得不出於一戰，鞏固地方的地位。教皇和皇帝兩方的爭鬥，市民常袒護教皇的一邊。一千二百六十年，地方上一班被逐的皇黨，一次，在孟忒拍替打敗教皇黨，（歸爾甫黨）將其中的領袖流放出去；可是這次皇黨勝利，究竟時間短暫。未幾，便有安如查理斯第一出世。他在一千二百六十六年，壓服霍亨斯陶芬朝的各嗣帝，這次又逐出佛羅稜且的基伯林黨，一面召歸爾甫黨徒。當時市內的一班商界人員，目擊貴族人等，互相殘殺，心中激刺，便奮力祈求境內永久的和平。一千二百八十二年和一千二百九十六年的中間，地方內部改革，連續不斷的實行出來；各種商業進程對於政治團體的衝突，大受影響。早年的憲法，政治權力，係集中在富厚的貴族（波波羅格刺沙）手中；從這種憲法廢止以後，重定一種根據商會的憲法，在一班采食的紳貴和富厚階級人家看起來，真是恨之入骨。有的貴族人們，

祖助野心政治首領，一個個的心想可恨的憲法，（公平憲章）須毀棄淨盡；所有一切貴族人們，對於公平憲章的廢除，無一個不表同情。他們這些人中，有些是得的教皇逢民非斯第八的援助，這教皇便是想在佛羅稜且深植自己王權的一個人。

一千二百六十五年，適當這等混亂的改革時代，丹第就誕生到世上來了。他堅執自己的說法：說他本來屬於舊羅馬種的貴族人家，以爲他的家族，屬於本邑的世家，決然無疑；可是他的家族，是否和亞力薩族有類似的地方，却是無從斷定。有一個人名叫做薄加邱，在一種極有價值的丹第傳內，提及這事，他說：須用丹第祖先受洗禮時候的名字，證實一番，方可作準。丹第本身也曾經回溯他家的威勢，遠至卡察基答，卡察基答係由康拉德第三授過武士爵位，後死在第二次十字軍中，丹第拿卡察基答（他的出世或在一千〇九十一年）看着是他家貴顯的人

物，可以顯見。卡察基答的妻子，出自波河流域，生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做普累騰聶托，一個叫做阿利給羅，阿利給羅的名字，因為他後嗣沿用的關係，從此便永垂不朽了；他的兒子柏林栖奧尼，又生了四個兒子，末了的一個，也叫做阿利給羅，即就是丹第的父親。丹第的幾個祖先和親屬，是歸爾甫黨出色的代表，從他們現在和過去的事業，便有切實的證明。在孟忒拍替的戰爭以後，歸爾甫黨內有幾個黨徒，被迫出亡；丹第的父親，雖是屬於此黨，可是迴溯起來，似未被逐。他曾兩次娶婦，一次娶的柏拉，係出自阿巴忒族的世家，還有一次娶的拉帕，乃是最大富豪名察疏菲的女兒；柏拉是阿利給羅第一個妻子，並確是丹第的生育。丹第的名字，在意大利文字，原來是杜蘭忒 Drunste的縮寫，係從他外家的名字沿襲而來。至如夫藍拆斯卡，加厄大那，里科馬尼的妻子，和一個嫁給坡佐的無名女子，都從丹第這兩次結婚產出的。又薄加邱所識坡佐的兒子，

和丹第容貌酷肖，當時傳說頗盛。

上面所說的，便是丹第家庭的環境。他在漸次成人的時候，佛羅梭且因內部人們互相軋轢，便分裂起來了；可是這地方一年一年變成富裕，所有的貴族人們，無論是新舊家系，看起這種暴富人們社交的野心，異常怨恨。原來地方上總有一個人家，或一族的人家，和這種貴族意見不和，所以他們也偶然援助那班新富人，趁此來挾制人家。可是貴族的心中，總時時設法來抑制暴富；各方怨恨的感情，沸騰起來，所以互相毆打互相血鬥的事，屢見不鮮。

要曉得他們的金錢富裕，看他們的生活程度，便可顯而易見。從前大家的衣服居住，都是樸素的樣子，貴族婦女，多是深居簡出，在衣服裝飾上，實在沒有宴會等事，引起他們好勝心；錢財豐足了以後，社交上的慾念，發達起來，大家便是「鋪張揚厲，」「踵事增華」的樣子。

丹第家人所住的地方，是聖馬第諾。一次，他在這地方到處閑遊，腦中記了多少印象，他有生以來，未曾記了這樣的深刻。那時鄰區裏適有一個女郎，他一經寓目，忽覺愛情的刺激，這是他出世後第一次的用情；他雖年方九歲，可是當時却有這個情境。總之，這件事雖是偶然遭遇，可是關於丹第的爲人，很關重要，他自身到後來方才明瞭。當時尋常學科，如拉丁語的綴法和讀法等，已經從事探究；所進的學校，係佛蘭西斯科僧侶所辦。從此看來，丹第的能力和他深切的宗教心，當時已經流露，決然無疑。他的兒童時代，無論是適意的，或是失意的，總之，這種事蹟，隱約散見在他著作中間；他著作裏關於兒童時代的話，常覺得異常的模稜，我們反覺不易明瞭，所以關於他最早的記載，不易直接找到。在一千二百七十七年的時候，他和根馬聯姻。根馬出於貴族多那提族，和福里西是遠系親屬；福里西本人，後來是丹第的朋友，兄弟科梭，便是歸爾甫黨

的領袖。當時普通習慣上，人到了十二歲的時候，結締婚姻。丹第結婚的時期，縱不是遲至一千二百九十五年以後，可是依常情推測，必定已展緩數年；因為一千二百九十五年，是許許多多的丹第傳內，依據薄加邱記事所定的時期。丹第有一種著作，名叫做（*Vita Nuova*），係一千二百九十三年至一千二百九十五年中完成的。在這個著作裏，曾談及俾阿特立斯的愛情，和其他女郎的求婚。他當時還是未婚男子，若是照現在的風俗，豈非佳事麼？這件事雖是佳美，可是在一千三百九十五年以後，他似有別的戀愛情事。丹第時代的一班詩人，如特魯擺都爾派的人物，（自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末，法國南部意大利北部占勢力的一派詩人。）對於稱述他們的妻子和親屬，以為不合情理，凡是已嫁的女子們，他們都不願在詩句中一意的輸誠。到了丹第這個詩人，也是一樣的主張，也未論及他的妻子父母兄弟和兒女，祇有一次述及他的姊妹，這個姊

妹，是他病中的看護人；不過說的地方，也很含糊的。丹第在一千二百七十七年的結婚，無論和他的讀書，還是他娛樂的事，均沒有什麼關碍。丁年時代，他便開始作詩了，在多斯加納派和佛特烈第二所尙的抒情詩，確已讀遍，至若特魯罷都爾派的詩，也已瀏覽無餘，因為當他在十八歲時，在詩藝上便已覺得十分純熟，可以供之衆覽，他并將含有隱語十四行的短詩，流傳到各處。當時有許多詩人，如卡發爾坎替一流人物，對於他的這些短詩，竭力加些解釋。按卡發爾坎替，係一個有身分的有財產的有學問的詩人；他曾作了一首動人的抒情詩。慣常喜歡獨步沈思，用反襯的話來解嘲，又喜招引一班少年詩人，環集他家，這些詩人，也是一樣崇拜基尼濟利（1230—1275）的新詩體裁。原來從前的詩人，對於心目中的婦女，常似封建武士，對人一意輸誠；可是這些少年詩人，大不相同，一味抬高這些婦女的身分，想引起貴族人們的濃情厚遇。自來創作

這一類哲理上的抒情詩，實係基尼濟利，後來卡發爾坎替加上改良並推行到佛羅稜且的民間，令成習慣。丹第却在這個時期，由卡發爾坎替的介紹，投身到文學界中，卡發爾坎替就在這時，變成丹第第一個摯友。丹第少年時代，儼然一種貴族生活，譬如從事社交上的活動，向女子們求婚，以及策馬巡遊，郊外田獵等事，便是日常的生活；他還常在市區軍隊裏代做騎兵職務。在他的 *Vita Nuova* 著作裏，常常稱述婚姻喪葬，以及宴會等事，可是語焉不詳，和他隱隱約約談及鄉間的賽馬，如出一轍。他在一千二百八十六年和一千二百八十九年，曾經幾次出征，這賽馬的事情，或有效用，固不可知。他另有兩種著作，一名喜劇 *Commedia* 一名 *Rime* 從裏面好幾章，可知他的朋友們中，有許多音樂家（卡塞拉，力波得巴第）和詩家；並曉得他和老名宿拉第尼（1230？—1290）非常相熟。這老者是一個有學問有經驗的人，丹第對他的愛情很深，看他好似父執一